聚學軒叢書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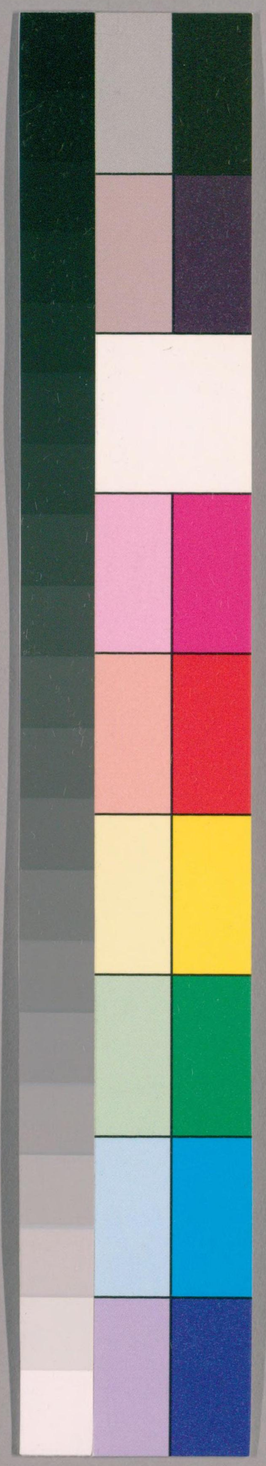
第 五 帙
第41－50冊

082.1
Sy996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082.1
Sy996
W



4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082.1
Sy996

四書是訓卷十一

武進劉逢祿學

明堂

禮記義疏明堂位 明堂之制尸子言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漢公玉帶上黃帝圖四面無壁中一殿覆以茅茨上古惟事天制朴略如是足矣堯曰衢室言室疑有壁言衢則四達然猶一室也攷工記夏后世室五室九階四旁兩夾廂則室分而每室四戶戶兩牖且以安身矣殷人重屋則幾如樓故方士因之言神人好樓居周人彌文則就五室又析而爲九故大戴言九室十二堂攷工複言五室文謁耳然自是五室九室兩說爭衡而不決不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5527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知明堂有廟有室有堂廟以事神堂以聽政室以安身而其間有分有合月令於中言太廟太室蓋事神於太廟之堂安身於太廟之室此地合而用實分也分祀五帝則南明堂北元堂東青陽西總章合此太廟爲五廟以安身則四左个合此太室爲九室而四仲實皆居太室各以方啟薇其戶扁卽爲十二室也以布政則卽以四正爲堂設斧依於此故明堂元堂太廟早被以堂之名而八室室各直其堂則卽謂之十二堂亦無不可此又用分而地實合者也尙書言路寢九雉雉三丈則二十七丈蔡邕獨斷言明堂廣二十四丈大戴盛德篇言明堂宮九百步卽區之爲九而每方三百步步八尺則方廣二百四十丈是攷工所云廣九筵深七筵者止就一堂度之非通明堂之縱廣而計之也唯就此九百步者爲四周之垣三重而中一區五其五分爲二十五區中一區爲太廟太室周八區爲太廟之庭四面各五區虛兩角四區使上可圓面三區中一區爲太廟旁兩區爲左右个則下可方而又周虛之爲諸侯序立之庭則作雒所謂四阿攷工所謂重屋白虎通所謂四達專指太廟張衡所謂八達指由太廟達四廟蔡邕所謂二十八柱指左右个盛德篇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通指內外九室也如此則戶皆有可由牖皆可受明而事神布政安身亦各得其用矣　吳謂周公營洛王不在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諸侯以侯會三公之禮見公非也洛誥明言伻從王於周戊辰王在新邑安得謂王不在洛諸侯但以會三公禮見公耶蔡邕引檀弓有王齊祫於清廟明堂也之文朱子釋頌清廟篇亦引書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又引書大傳周公升歌清廟左傳言清廟茅屋則此明堂之爲清廟在洛邑而不在鎬京其爲朝諸侯之地而非七廟之廟甚明但書所謂烝祭在冬而以文武並配其後則在季秋而專以文王配如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耳亦不得訾太廟明堂同實異名爲謬葢古路寢太廟明堂辟雝規制略同初非合四者於一地也或據覲禮謂明堂即方明壇恐不然葢方

明止一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尺並無堂室戶牖所謂在王都則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特築之巡狩至南西朔三嶽無明堂亦築之若洛邑泰山有明堂則不須築壇即於太廟設方明行會盟而太廟受幣亦無不可也

仕者世祿

禮記義疏　王制　諸侯之元子命於天子乃稱世子未命不稱世也天子之大夫爲諸侯諸侯世國而大夫不世爵者大夫之子見德可任即使之必其成功乃爵之所謂五十命爲大夫也夫外諸侯之世子初嗣君位其衣服禮數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至除喪入見天子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是世國者且不遽世爵況大夫乎

然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則
爵祿皆不世矣蓋天子地廣其采邑可不收諸侯地狹
不收則將有所不給也但雖不世邑亦以賦稅養其子
孫

周官義疏　周官義疏職四縣爲都則一都爲井者一千二
大司徒　小司徒職四縣爲都則一都爲井者一千二
十四爲夫者九千二百一十六視百里之國僅得十分
之一稍贏耳惟其然故世祿而不虞其不給也

禮記義疏　禮記義疏古之外諸侯皆是唐虞以來歷千餘年世守
王制　王制古之外諸侯皆是唐虞以來歷千餘年世守
其國世有其民其新朝不過數十國耳周初蒲姑滅而
後齊封奄滅而後魯封唐滅而後晉封其滅者其有罪
者也不然舊國無罪而亡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何

嘗利其土地人民而奪之乎若外無可封之地即交之
四友武之十亂亦止於畿內授之采邑周之周召畢榮
皆畿內也其後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別建國而采邑猶
世畢公封魏康叔封衛外世國而采邑不世凡祭蔡榮
外無國而其邑則世皆度其功而差次之其世采邑者
賢德才能任以公卿大夫之位大則如康叔爲司寇聃
季爲司空小則如滕叔爲卜正毛叔郕叔以親世邑而
無官至毛伯有刺厲王詩則又賢而任職矣若宰周公
師尹凡以官舉皆任職者也若仍叔之子武氏之子未
嘗任職無官可稱有使令之事則亦及之胡傳譏爲世
官施及童稚誤也蓋畿內九十餘國皆爲世祿而任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者止六卿二十七大夫耳豈必人人而官之乎至上士以下則并不世祿者諸侯之卿大夫雖不世然如齊之高國則皆受邑於王世其祿亦世其職魯之季氏受費臧氏受防亦世有其邑而季文子之父無逸臧文仲之父伯甁皆未嘗爲大夫則世其祿而不世官亦與天子世祿法等也其後魯三家晉六卿由世祿而變爲世官周之末失使然非古矣

澤梁無禁

禮記義疏　月令　文王澤梁無禁而周公定周禮則有禁者山林藪澤寶藏興焉貨財殖焉不爲之制則不爲天地留其有餘非擅節愛養之道且民取之而多得則必啟其

驕淫取之而有得不得則必生其爭競皆足以長姦而召亂然後知聖人之綜理周密正所以輔相而裁成也然則文王之無禁非歟曰商辛之虐甚矣如燬之傷不如是不足以稍甦之也孟子之告齊宣王意亦如此有禁者法之經無禁者時之權也以公物之心而盡物之性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庶幾乎

罪人不孥

周官義疏　秋官序官　古者罪人不孥而盜賊之子女不宥以姦兇之人或不顧父母兄弟而皆知愛其妻子故以是累其心又使其妻子畏懼警戒而或相止于惡也

國人皆曰可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周官義疏　三刺盖以情罪之可疑及羣士司刑所議之
司刑　不齊者訊也羣儒多謂訊之而皆曰可殺則殺之否則
釋之非也以萬民爲本參以羣臣羣吏之說而折以情
理之中或從其多或從其少不必羣臣羣吏萬民皆同
辭也下經云然後刑殺則三刺固有減殺而刑者矣

雲霓

禮記義疏　日與雨交倏然成質爲虹盖雨者陰陽之和
月令　而日復以陽奸之故謂之淫氣其雄者竟天而明則截
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大旱之雲霓又莫
虹則旱若日出卽虹則雨隨至故曰朝隮于西崇朝其
雨盖陰陽之交氣隨其所勝而雨不雨分也

鼎

禮器圖　易曰鼎象也考工記曰六分爲金而錫居一謂之
鐘鼎之齊是鼎之器于象爲備鼎之齊于金爲多下有
足上有耳有冪以覆之有鉉以舉之有扃以貫之詩稱
鼐鼎及鼒爾雅曰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
附耳外謂之鉉款足謂之鬲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
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
小侈肆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
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
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聘禮飧饔之鼎陳鼎也王日一
舉之鼎食鼎也少牢特牲之鼎庸禮也喪禮既夕之鼎

斯須禮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于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謂飾以金與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者蓋以後世之鼎言之耳士喪禮虞禮特牲禮陳鼎有西面北面東面之文則鼎故有其面而其詳不可攷矣

市朝

周官義疏　鄉師　徇于市朝市朝衆集之地徇之使人徧曉也官之治所皆謂之朝非必王朝也故古人恒以市朝連言漢太守之廷亦曰郡朝

關市

周官義疏　司市　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于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內姦貨通不得行而市政壹矣　商通貨而賈爲之居則貨阜賈居貨而商爲之運則布行　市征即廛人職之廛布也無征所謂法而不廛也無征以恤商作布以平價是兩事

又質人　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于冊籍使懼而不敢再也質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記于冊明矣自鄭氏以新莽之法詰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沒入其財爲義不知列職于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僞止爭訟詰盜賊警

游惰懲門闌譎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關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廛而民爭逐末耳且市之征布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矣門關之征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而不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徹矣

又廛人　先王之制于商則貨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也于賈則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既征其廛又稅其肆守斗斛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孔心計未聞及此

又司門　于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于官府而不之市廛所以省轉運與廛征也聖人恤民之周體物之詳如此

王昭禹謂正其貨賄而後無者有利者皐以破鄭注非也閽師職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征商之文無別見者則司門主征貨賄明矣或以市無征而作布疑市亦有貨征非也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則市所征惟廛布明矣用此見成周之闊略于征商也關市皆不征其貨惟于國門征之自國門而外雖大都小都鄉遂公邑有城有門者皆無征也司門之上士中士皆倍于司關又特設下大夫二人以領之增下士十有六人以佐之正以通掌畿內之門禁及貨征耳至于貨之美惡高下賈師辨之豈司門所能及哉　言舉而不言罰者門近于市舉之使受罰于質人

又司關　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相犯有掌其禁者則廢害飾僞不能行　廛人斂廛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于關以待野鄙之交易而不入于門市者也征廛猶廛征也或疑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且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爲萬世經也孟子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則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夫里之布

周官義疏　經文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二十五家之里一爲三百步之里方里而井一爲里居之里此里布當是里居

之里即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絲枲之出其不毛者無絲枲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者泉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　小司徒注云夫家猶言男女周法夫婦具而後有征明無家之夫不征也夫家之征謂一夫力役之征耳夫婦具而無所事事故使出夫家之征而以布當之孟子謂之夫布　三者皆所以警游惰言既受宅雖不毛而布縷之征不免也既受田雖不耕而粟米之征不免也既有家雖無職事而力役之征不免也無職事蓋九職所不任者若閒民則在九職之中自與此別　注分夫家之征爲二蓋未必然雖云警游惰令亦難行且百晦之稅猶屋粟也所

云出士徒車輦給徭役者近之蓋有事則儕于卒伍而並共其役無事亦令出夫家之布如無布則以粟當之卽爲旅師之閒粟非既征其夫而又征其家也

孟子去齊

周易述義　旅于可處之地而得其資斧如詩所云適館授餐者也然不能得位以行道雖溫飽而不敢懷安故心不快也姚舜牧曰季孟之待孔子所以行也中國授室孟子所以行也

坐

禮記義疏　古人跪與坐皆兩膝著地而有小異者反蹠坐其上而以股就足謂之坐伸腰及其股而挺身直起

謂之跪跪以致敬而以物授尊者則禮有不同當尊者立之時則不必跪若當尊者坐之時則又須跪而不可立皆以便于受者爲禮也

小丈夫

周易折中　遯好者惡之反也好遯言其不惡也從容以遯而不爲忿戾之行孟子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怒悻悻然見于其面正好遯之義也小人否者卽孟子所謂小丈夫者也

疏衰之服

儀禮義疏　或云古有齊衰無斬衰父母之喪皆齊也齊喪服　有二名一是齊而不緝三年重衰一是齊而緝之期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輕衰齊者齊也謂齊其麻也論語兩言見齊衰者孟子告滕世子以齊疏之服父喪宜斬衰而言齊疏者古禮然也三年之喪如斬斬焉衰絰之中皆形容孝子毀折之狀非謂衰也此說然乎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小記之文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會子問之文也閒傳則凡哀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者無不以斬衰兩兩相對言之其爲二服也明矣見齊衰而必變舉輕以包重也孟子齊疏之服約略言之不細別耳檀弓言齊斬之情文則別也斬衰專主于三綱齊衰自三年遞減以至三月而皆于至親及至尊用之聖人之制精矣審矣

廼謂無斬齊之別何哉 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春秋襄十七年左氏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據此則大夫喪服有與士異者矣然中庸言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雜記亦云端衰喪車無等孟子謂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寧有大夫士之異等者乎加等則諸侯天子必更有異是逾薄也記傳所言其起諸世卿執政

之時而非成周之本制與

饘粥之食

儀禮義疏喪服　二十兩曰溢者以溢與鎰同孟子雖萬鎰趙注云鎰二十兩是也滿手曰掫是也或以如鄭注則曰稗書莫不掫捥注云滿手曰掫是也或以如鄭注則曰食米二升有奇疑于太多然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二撮有奇與滿手之盛亦差相彷耳

居廬

禮記義疏雜記上　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注親貴者居廬疏賤者居堊室也公館也居之三等也卒哭而歸今細案之廬也堊室也公館也居之三等也始死也卒葬也練也終喪也喪之四節也爲君皆斬衰而五服之內五服之外親疏之等也朝廷之大夫一等都邑之大夫及朝廷之士一等都邑之士一等貴賤之等也子親朝廷之大夫貴必居廬以終喪五服之內都邑之大夫朝廷之士始亦居廬卒哭居堊室此所謂大夫居廬鄭氏所謂未練時也既練則都邑之大夫朝廷之士皆次于公館以終喪矣鄭氏所謂練而猶公館者也五服以外之親都邑之士則始卽居堊室此所謂士居堊室卒哭居公館卒哭而歸大記所云者是也鄭孔條貫本極分明但鄭孔不言天子諸侯禮異熊氏則謂天子之士居堊室諸侯之士乃有廬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聖室之不同雖無明據但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人多則朝廷之士居聖室容有之諸侯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親近之士始居廬卒哭居聖室亦其宜也郝氏謂士初喪即居聖室無卒哭一層則與天子同與鄭孔與熊皆異應氏謂諸侯之士多不止二等則天子之士更多矣上士中士下士原不止二等也且士之人臨者原止縣邑之長非人人盡來其次即可攝事不患一邑之事盡廢也況卒哭而歸又明有據乎安得以此駁注疏

儀禮義疏　喪服　廬不于殯宮何也近則習習則哀心不可繼而微常則安安則敬心不可攝而散且親方存子之起居飲食必異所懼其褻也況在殯乎故無事不辟廟門朝夕啟門而哭所以致哀而遂敬也廬于中門之外哭無時所以便事而達情也

武進劉逢祿學

夏后氏五十而貢一節

禮記義疏王制　此申言前制農田百畝之意明古今授田有異數無異實也由周而言古則古謂商由周而言今則今謂漢周法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尺引伸兩手爲一尋古之積廣爲一寸兩手之廣爲一尺引伸兩手爲一尋古之積步皆起于車周車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爲步秦車六尺亦以六尺爲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商之七十畝於周爲百畝而周之百畝於漢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也鄭氏謂周尺之數未詳聞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蔡邕則謂商尺得夏九寸周尺得商八寸鄭據周禮謂鎮圭尺二寸公桓圭九寸知周尺亦十寸蓋周之尺未嘗不分爲十寸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不得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不得其說各以意推之皇氏謂夏氏民多殷漸少周民至稀則天之生民有日益無日損非大兵大疫未嘗驟減何以三代之隆而戶口反日少邪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煩畝盡稅之則夏民何樂於殷之增稅而歸殷殷民何樂於周之增稅而歸周孟子又何以言皆什一邪陳氏謂夏時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朱子嘗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理多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商一井十二夫受之而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不知夏始畫井何不人一區而故爲牽配又金氏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豈夏商君臣皆並耕而治其工商皆耕且爲邪其說尤不可曉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

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尙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時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朱子嘗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理多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商一井十二夫受之而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不知夏始畫井何不人一區而故爲牽配又金氏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豈夏商君臣皆並耕而治其工商皆耕且爲邪其說尤不可曉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攷周禮所謂萊田因其田非衍沃故別給此以補其不足未有一井中而半墝半灾半荒半熟者尤不當以此附會也惟蔡邕寸度不一之說近之而數不盡合總之不若孟子與此文明白可據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雖本三代遺制然舉其大不必盡其細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數則然耳正不必寸寸而推之也　又案周尺當今營造六寸四分則今方五尺而步在周止方三尺二寸又周步百爲畝今二百四十步爲畝則周百畝當今二十五畝六分耳漢景帝始定二百四十步爲畝王制作于文帝時故猶以百步爲畝耳若就本經細推之則孔疏固誤陳注亦未精孔疏

謂今一步有五十二寸者誤陳注謂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也陳謂古百畝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得之謂尚有奇零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則猶未精蓋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百步相乘得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爲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即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並有奇零今既以原注寸法計之復以尺計之本法及用分數計之捷法參

之皆無不合若三法有一不合卽不確矣今惟錄原注寸法後二法詳算術不贅此經諸儒因不明周尺之義遂至紛說徒作算博士竊意所謂周尺非指周代之尺而言周盡也凡尺之用盡于十至十則爲丈而非尺矣此言古今丈田之不同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而去其二尺而以八尺爲步古之步田則然故曰古者以八尺爲步今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六寸而以六尺四寸爲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細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爲步而曰古今尺步實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尺曰六尺四寸故知此周尺之周斷不指周代而言今

則指漢時然六尺爲步彭季山謂是古法不知實自秦始司馬法所稱且置勿論商君在穰苴之先故知自鞅始攷商君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步過六尺正謂步畝之數蓋鞅因古八尺爲步則畝寬今去二尺以六尺爲步則田必有餘積其有餘則田數增多而賦稅加益此下令墾草時阡陌經界并盡變古人者也惟田數增多故古者百畝得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兩古者則指周時且兼夏商而言耳又案天地之數生於一成於十律度量衡本天地自然之數故十寸爲尺一定而不可易者蔡邕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大簇商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周以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後人據此遂以周尺果八寸此恐不然古人用尺無不以十寸爲定者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十分爲寸積十爲尺漢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黍度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此其明證故自黃帝至三代漢唐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虞書同律度量衡正恐其於十寸之正或有長短之不齊故必同之武王滅紂卽謹權量猶之舜同律度何得言禹尺十寸而殷周遞減其數豈理也哉又攷周時尺短長正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卽玉尺也荀勗揆校比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掘地又得古銅尺亦然則知周不以八寸明矣又案如邕言周以十二月爲正律中黃鍾則黃鍾九數周且當依九數以九寸爲尺何取於八益知其不足信

野九一國中什一

周官義疏小司徒康成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爲以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川卽鄉遂多平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都鄙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賦稅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於司徒見於小司徒見於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爲野而鄉不可以爲國中也　注謂此造都鄙采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

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並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而加百晦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即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

圭田　餘夫

禮記義疏　孔陳二說皆與孟子必有圭田異朱子云圭
王制　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最明又
夫字有三解一說即餘夫二十五畝不應敘圭田上恐
非一說治圭田之農不征力役又與厚賢無涉蓋此夫

受田之稅所謂什一者言圭田五十畝不征五畝之稅也

周官義疏　遂人　鄭注餘夫亦授一廛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其壯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又何羨卒餘夫分二項乎

方里而井中爲公田

禮記義疏　王制　此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里廣十里則九千畝縱十里廣十里則九十萬畝縱百里廣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縱百里廣千里則九千萬畝縱千里廣千里則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是漢儒硬做這算法是也若論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即可授一餘夫此方田之法所以列爲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其井而方之也今之積步法即古之方田法東與西并而折半南與北并而折半則不方者皆方矣若謂古之井無不方者則方田之數又安用哉　商制八家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故爲藉言借民力以耕之周制九夫爲井悉以授民而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爲常周隨年之凶豐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通其有年凶則通其無故爲徹言君民上下相通也商之公田在私田外周之公田卽在私田中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云雖周亦助見助凶豐相通徹亦凶豐相通明其意之同蓋自商初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變法并以公田授民故曰九夫爲井又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周一井九夫徹與助異之明證也若徹原是助法周又七百餘歲則人人共曉孟子何用辭費哉自春秋至戰國兵爭死亡生齒日耗反不免地廣人稀故孟子欲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也鄭孔謂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無公田畿內用殷之助法有公田若內爲采邑卽有公田與畿外同則斷不然安有一朝定法不自行之而但使邦國行之者乎且周自公劉已徹田爲糧安有至武王周公而反盡變畿內爲貢法者乎

丈夫之冠

禮記義疏 曾子問 內則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之年無定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往謂可冠者昏而士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之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功之喪不因喪冠也上節已及期日尙不因喪而冠況未及期日乎則必俟除喪而冠惟父母之喪年幾二十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可因喪而冠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成王年十四居喪明年夏六月既葬乃冠此下文又有父歿而冠之禮是父母之喪亦不盡因喪而冠則齊功可知也義疑闕之

母命之

儀禮義疏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之士昏禮

義也去不辭者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父母在有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固重恥且未知

其果能孝舅姑事夫子和室人與否與不敢諾也

蠶繅

禮記義疏月令黃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爲先蠶或天子先告黃帝而後乃祀西陵與　又案王后六服有鞠衣服以躬桑則鄭訓爲蠶求福祥非無據但本文言先帝不言上帝五帝安見非指宗廟乎禮夫人蠶繅以共衣服則后之服鞠衣以蠶正以供宗廟之祭服也天子先薦鞠衣於先帝以告將蠶亦其宜矣天子南北郊亦服后躬桑之服天子尊親后不與於郊且婦人之事近於褻故不敢告天也若胡氏謂后妃事非天子當與則不然耕助以供粢盛天子諸侯事也而后夫人生穜稑

之種則王與后相資以成必矣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 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牲特之祭自饋孰始則第視殺而已不必親殺矣

禮記義疏 雜記下 王制凶年不儉所謂下牲者乃如本分應用之牲而不必擇其肥腯中選者耳然說苑引曲禮有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是降等亦未嘗無是禮也

又曲禮下 宗廟祭器之先後自天子至士當無不然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有廟則得祭而祭器可造矣鄭注以國君及大夫分之孔疏又以互言爲說馬氏增士則備矣胡謂人家非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卽庶士無廟亦不祭也安得盡人造器乎又據此記大夫以索牛儀禮大夫止小牢禮則鄭謂用牛者天子之大夫止用羊者諸侯之大夫亦是也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 士冠以爵弁服爲盛而易服以元端女昏以次純衣纁裳而俟見則纚笄宵衣以此相準是宵衣與元端對也士下大夫其祭服元端則士妻服宵衣爲稱纚笄宵衣

又少牢饋食禮 特牲士妻主婦綃衣疏云綃衣六服外之下者以士妻祿衣外更無衣故特牲自祭辟助祭於公服展

衣少牢自祭則有士妻之褖衣可服又何必服六服外之綃衣邪鄭注大夫妻尊亦衣綃衣未確

周官義疏內司服疏引特牲少牢主婦之服以爲非助祭不服上服之證是也但大夫妻以展衣以爲上服則祭於己猶得服褖衣不應綃衣下同士妻也敖氏繼公以少牢

錫字古文作緆而謂褖字之訛卽此經之褖衣良爲可據士妻綃衣士昏禮特牲禮並見之當在褖衣之下蓋亦士妻之禮服而此經不以入等未詳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

禮記義疏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昏義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家語孔子云男二十而

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也漢王吉言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則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者恐非而宋令十三以上並聽昏嫁愈非矣酌以家語孔子之言可也

又曾子問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壻壻親受之於其父母昏禮壻降自西階女從之故郊特牲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前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其致辭曰不得嗣爲兄弟不稱夫婦嫌也豈女死而壻親弔獨無嫌乎女嫁三月未廟見猶曰未成婦豈未娶而親哭之若成婦乎昏禮父親醮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而命之迎曰往迎爾相此時非特未親受於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如之何遽婦之而親哭之乎玩本文無親弔字卽親弔亦必父命之耳若女斬衰而弔則本文所無鄭氏臆斷卽孔疏亦不能曲爲之證也蓋亦如之者如其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婦人不貳斬在家從父非所自主也然明儒於未嫁之女爲夫守節者斥爲專以身許人則又不然男未娶女未嫁總聽命於父前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者非父命乎則壻死而父改字他族亦父有二命而女守貞不字亦女固守初命而不從後命不得謂女專以身許人也大約聖人立制自有中道爲可通也爲可久也男有再娶之文女無再嫁之道非寬於男刻於女蓋男子之娶以供父母以承宗嗣有必不可缺者若女則從一而終耳女果貞烈不從後命卽斬衰奔喪誓死不二庸何傷且女死男尚爲之齊衰則知三年喪畢斷無女父母請而男舍之別娶男父母請而女舍之別嫁之理既嫁三月未廟見尚曰未成婦則知方有吉日亦斷無女死而男不待父命男死而女不待父命親往哭之之禮且未廟見卽曰未成婦則所謂昏禮之不復初亦斷非不見舅姑不廟見而使之終身不成婦也凡此皆說禮者之過禮之正文原不然也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傳說彙纂　隱元年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耳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于夸矣

武進劉逢祿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律呂

禮器圖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子月建黃鍾而辰在星紀丑月建大呂而辰在元枵寅月建太簇而辰在娵訾亥月建應鍾而辰在析木辰月建姑洗而辰在大梁酉月建南呂而辰在壽星午月建蕤賓而辰在鶉首未月建林鍾而辰在鶉火申月建夷則而辰在鶉尾巳月建無射而辰在大火卯月建夾中呂而辰在實沈戌月建蕤賓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以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凡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十二律惟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大簇八寸皆全寸而無餘分此三統之道也陳氏祥道曰黃鍾至大簇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陰之陽也大呂至中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也陰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

禮記義疏 月令 蔡謂律以竹鄭謂律以銅則蔡得之蓋嶰谷之竹出于天地之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久故範之以銅是竹先而銅後也蔡謂律出于鍾鄭謂鍾出于律則鄭得之蓋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鍾每奏一律之樂則先擊此律之鍾故曰金以聲之若先有鍾以爲諸樂器之綱紀則諸器受法于鍾已足又安用此截竹者爲鄭謂律之空圍皆九分而長短殊孟謂律之空圍各如其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短亦鄭得之蓋樂之聲陽也陽之數極于九故必圜以九乃由九而九之以爲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猶樂之舞陰也陰之數極于八故必脩用八人乃由八而八之以爲舞列之全而六脩四脩之次有所降譬之權度必先有一定者以爲法而後無定者以爲宜未有無一定之經而但以緯相緯者也若候氣之說則終有疑焉蓋氣之升降必有漸若如舊說則黃鍾最長大呂又稍短短至十月應鍾而極十一月忽極長短有漸而長無漸不知何以候氣也竊疑王氏喬桂之說有理而未敢決姑列之存疑又每月所中之律亦指中氣一日而言如律法之舉中星也其實星度無日不遷移

中聲無日不升降舉其中而前後之升降推移舉可定耳

又禮運　史記及律呂新書大約宮商角徵羽者五音遞降之序宮徵商羽角者五音相生之序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十二律相間之序黃鍾林鍾大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十二律相生之序宮音最濁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次清宮數最多故爲君商次之故爲臣角次之故爲民君臣皆以治民也徵又次之爲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最少爲物有事而後用物也其數黃鍾長八寸十分一以一寸分十分而有其一大呂七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五分十分二以一分分十釐而有其二大簇七寸十分
三夾鐘六寸五分三分三姑洗六寸十分四仲呂五寸
九分三分二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二林鐘五寸十分四
夷則五寸零三分二南呂四寸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
二分二應鐘四寸二分三分二其法如黃鐘八十一爲
宮則林鐘五十四爲徵大簇七十二爲商南呂四十八
爲羽姑洗六十四爲角此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
應鐘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爲變宮在羽後宮前由變
宮又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爲變徵
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爲宮有臣過君民過臣
事過民物過事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鐘五

十四爲宮則大簇去半三十六爲徵南呂四十八爲商
則姑洗去半三十二爲羽應鐘四十二六分爲角此均
法也若用之祭祀則去商聲不用而徵卽下生羽又以
夾鐘爲天宮林鐘爲地宮黃鐘爲人宮祀天則去地宮
祀地則去天宮宗廟則避天地二宮于是有隔二八隔
三八以相生者此用法也先儒遞傳大略如此然十月
之律應鐘繞四寸餘而十一月之律遽長至九寸自黃
鐘大呂至無射應鐘但有遞降而無遞升祭不用商聲
而謂徵卽生羽則但有下生而無上行且不改其三分
損益之法則實商而名之以羽實羽而名之以角隔二
八三八以相生則實商而名之以徵實羽角而名之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商其故皆不可解蓋音律之義惟管子地員篇淮南子古樂篇司馬遷律書班固漢書律歷志爲得其詳此不能具載大抵以還宮之妙盡聲之變至其用之則二變闕而不用以今樂工尺等驗之亦去一凡不用高低相轉七調皆然而所謂某聲中某律者亦止指此月之中氣而言非執此分寸以爲中也

周官義疏　大師　凡陽律自子左旋以申于戌陰同自丑右轉以終于卯左右皆配謂之合律十二律皆有五聲而旋相爲宮有調有音調則云某宮調某商調而盡于六十音則各用其爲調之律所轉生之聲加以變宮變徵而窮于八十四所謂文之以五聲也金石以紀律樂之綱

琴瑟以應人聲在堂上笙管塤貴人氣在堂下樂之用也鼓鼗柷敔以節樂而已故序其輕重之次則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伶州鳩所言是也此則以成于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于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于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所謂播之以八音也

又大司樂　呂氏春秋言伶倫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說之者曰自黃鐘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于應鐘四寸二分其中間長短相距取用之數三寸九分而已此黃鐘之宮爲黃鐘所含之少聲也繼乃制十二筒

以別律聲而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則是黃鐘之宮爲
律呂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者此也又月令
疏載蔡氏邕熊氏安說曰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
黃鐘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說之者曰先爲黃鐘之
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
後倍之以爲黃鐘之全律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焉伶
倫以黃鐘清聲爲律本其所首重也呂氏所云三寸九
分者蓋四寸五分之訛云含少者則宮少之訛耳二說
不同而六律六呂之外別以一管爲黃鐘之宮則一也

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宮
調曰商調者是也音則逐字而命之曰宮音曰商音者
是也上經六樂十二律皆宮調也至此文之以五聲乃
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間和應之
律則五聲具備　樂有黃鐘大呂大簇夾鐘四清聲故
編鐘編磬必用十六是十二律加四清也宋樂志以爲
爲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律爲宮使商角不陵僭宮聲
故用四清皆半律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
者沈括馮元以爲唯臣民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辟也
四清古法也樂之肯綮繫焉陳氏著樂書志復古樂而
乃屏棄四清何異耳食乎康成泥于諸侯之臣半天子
之臣之說謂士縣有磬無鐘亦知十六之不可缺故盍
存其一而去其一也薛氏以有磬無鐘何以和樂駿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似已顧謂諸侯之土鐘磬各八枚則微特清聲也十二律亦不具雖金石兩有而都歸無用直兒童之見耳以其說易惑人故論之賈氏取數于八而倍之之云蓋未曉其所以然而聊取近似以相擬至服虔引外傳以疏內傳之七音乃云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荒遠無稽賈氏已黜之不復置辨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禮記義疏 王制 周人修而兼用之孔疏謂春夏用虞養、燕禮夏饗禮秋冬用殷食禮拘于飲養陽食養陰之說恐未然饗禮秋冬用殷食禮拘于飲養陽食養陰之說恐未然

也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析理獨勝

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至云春夏以飲爲主秋冬以食爲主則猶膠於所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當與疏所引天子享諸侯來朝來聘及諸公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特用其名云然否則方養老時執醬而跪俎而割牲他燕饗有其儀乎凡肅賓客祀鬼神曰享于老致敬如賓與神故亦名其禮曰享居處安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陳氏謂簡不帥教出征受成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初無明文

卒于鳴條

禮記義疏 檀弓上 孟子舜卒于鳴條今安邑有鳴條陌陳留平

上有鳴條亭與此記蒼梧之說皆不合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葬九疑山則蒼梧在南越矣今淮安海州實有蒼梧山呂覽云舜葬于紀九疑山下有紀邑海州蒼梧山近莒之紀城然九疑距安邑陳留皆數千里海州距陳留亦千餘里豈孟子之謂邪史記云舜南巡崩祭法云舜勤民事而野死淮南子則云征三苗死墨子則云西教七戎道死南已之市皆說之不可解者然書亦有陟方乃死之文先儒以爲如登遐殂落云爾亦似未確山海經載帝王之冢皆重見互出郭璞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祭酹哭泣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

理或如此要其確可信者孟子一語耳帝堯四如無可考卽世紀所載但稱取散宜氏耳若舜取堯二女書有明文未聞三如孔氏引世紀爲據而以山海經二女之說不可用攷山海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此中山經之文也其海內北經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又比登北氏此世紀之說所出但癸比登比登北小異耳古事荒闕不可意度大率如此至虞夏殷周如嬪之數則鄭氏所據之書殊不足信況如殷增三九之說出于臆度乎

杠梁

禮記義疏曲禮上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洪梁造舟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梁孟子徒杠輿梁是梁或名杠不名橋也史記禹山行乘橋亦作檮蓋直轅車殷紂鉅橋之粟蓋積粟倉士昏禮笄加于橋蓋橫格架是名橋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爲橋殆自秦始

湯執中

書經傳說彙纂　湯誥　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雖包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之執中乃能洞澈乎其原而直抉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聖學淵微所造實深非於虞廷所詔之外有默契者乎此實爲萬世言性之始而湯之明德日新又能推所得于人知此理皆得之生初有君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教于天下俾氣稟之有清濁純駁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治法也當時其臣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非即堯舜之所謂中乎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非建中之實而精一所由致乎伊尹之稱湯曰先王懋敬厥德又曰撿身如不及湯惟能執此中故敬者敬此者也撿者撿此者也又曰顧諟天之明命即性也即天之降衷於我者也湯時時顧諟於此而不使須臾有間此所以昭大德而建中於民者乎二臣之於湯眞可謂見之眞而知之的矣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謂萊朱仲虺也不其然乎以二臣之稱湯者合之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之自言則上以接虞廷之眞傳下以開萬世之聖學皆在乎是矣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四書是訓卷十四

武進劉逢祿學

天之高也節

書經傳說彙纂　堯典

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之距地爲近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爲最遠七政之行惟月之左旋爲速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恒星爲遲又就其行度細校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歷可治焉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于赤道以會于兩極者爲赤經與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並行者爲黃緯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復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早晚可辨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於五星之會日沖日而有合伏退望五星之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夫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凌犯俱可推步而不爽是卽所謂齊也蓋璿璣之設象天體之經緯玉衡之製窺七政之運行歷家雖有周髀宣夜渾天之異名要皆與璣衡相爲表裏者也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

成數言之卽今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一度在歷爲一日是以天周卽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十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攷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周天爲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馭零爲法較易故今時憲歷定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周爲三百六十度十分分度爲六十秒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一

春秋二分當黃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歷之眞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天無二日

禮記義疏　曾子問　天統陽日者陽之主也土載民王者民之主也是皆道之自然嘗禘皆祫于太廟而總太祖之子孫則以始祖爲主南北郊亦以日月星辰山川從祀而總一天地之大用則以上帝皇祇爲主是亦理之自然也泛陳之以無二尊明無二主無二孤之義若如孔說豈天恐草木枯萎而不可有二日乎

天子一位

禮記義疏　曲禮下　王者父天母地故謂之天子天子天之子也

詩曰天位殷適書曰有王雖小元子哉諸子皆子而父爲後之子惟一人天子者天之元子適子惟此一人故自稱亦曰予一人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告哀公曰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然則君天下而曰天子其量宏其意遠矣豈區區以威臨四裔之謂哉

君一位節

周官義疏　小宰　正貳師旅之位尊卑顯然似無所用其正而六敘首列之宰夫正位並上及于王蓋必朝位先正而後可以敘進其治也其中或以三公兼六卿則以六官爲敘若顧命畢公之班在四毛公之班居末之類是也

他如鄉遂吏與王朝士大夫爵同而班必異三等之國其卿大夫同而國異則其班亦異參錯不齊尤不可不正也

公一位

禮記義疏曲禮下二伯爲六官長記不言六官而言五官者太宰尊卽爲長不待言五官中又命一人爲二伯也蓋三公卽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卽三公之分職顧命召六卿而召公畢公毛公卽三公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卽二伯不必三公止論道不分職亦不必一公處內二公處外亦不以東伯尊西伯矣也朱氏申以五官爲諸侯誤

周禮義疏典命上公九命二王之後稱公者與外之侯伯子男爲類繫乎其國而世者也三公加命爲二伯者與內之孤卿大夫爲類繫乎其國而不世者也

又大宗伯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謂二伯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于外諸侯兼宋于周爲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亦無所據

又司徒序官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可見三公之統鄉民也經無三公而散見于朝士司士諸職則三公雖爲六卿之兼官而固在六卿之上矣每鄉卿一人卽六卿也周官六卿之外別無所謂卿者軍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田役喪荒賓客大司徒小司徒鄉師主之五官皆有事焉而鄉大夫一無所與以是知其卽六鄉也

卿一位

書經傳說彙纂　周官　六卿之說玩蔡氏傳本鄭康成說爲多故以六卿與六鄉之卿爲一正主周禮注所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也說者以爲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蓋王之六鄉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爲六卿分職之六鄉無緣冢宰亦屬于司馬攷之周禮六鄉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六卿者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也其說亦已無據矣如以六卿屬之司馬爲無其事則九伐統于司馬自是設官之大經大法猶司徒施教則六卿總屬之也且天子親征則六卿必從固已恐亦無空國而出之理冢宰固攝國政者且屬之司馬疑亦特其屬官耳若謂六卿與六鄉之卿必不爲一則鄭氏所云外與六鄉之教安見其不然邪唐虞建官惟百自多兼職雖世遠不可盡攷無執一說以泥之可也當以蔡傳爲正

周官義疏　大宗伯　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之奔曰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晉鞏朔捷于周王使詰曰未有職司于王室以是知列國之卿必受命于王然後爲有位也

又司徒序官　六卿兼鄉官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

民而致與大司馬軍將皆命卿實相合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乃選于六官六卿之吏者是也賈疏乃據此謂鄉大夫別置而非六卿誤矣

大夫一位

禮記義疏　周禮六官之屬止有中大夫下大夫是天子王制之卿即上大夫也諸侯之國無中大夫止有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即卿也諸侯三卿者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徒兼司寇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其明據下大夫五人者崔氏靈恩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事省但置小司馬也然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豈有

禮事即轉小司馬爲宗伯如燕射之轉司馬爲司正歟又攷白虎通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稱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與孔疏訓卿爲歸嚮迥異且卿之文從卩鄉之文從邑者亦迥別葉訓知節得之

周禮義疏　太宰　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五大夫大射禮謂之小卿是也小卿下又有大夫則大夫不止于五明矣或者泥王制之文以爲大夫止于五非也

士

大國有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合之則九
故上士三之而二十七則中下士必視國之大小而遞
加或三之或倍之矣故草廬吳氏及吳江徐氏皆以爲
上二十七人下之脫簡也鄭氏以爲頻聘之等今考下
大夫五人可分二等則上士二十七人分爲三等亦未
可知但本文明言其有中士下士不應又接上士分爲
中下士也至方氏或有或無黃氏不常有胡氏合中下
士得上士小半之說尤不確孟子明言上士一位中士
一位下士一位若無中下士爵止四等矣本篇亦言上
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若無中士下士止
三等矣天子六卿五家之比長卽下士六遂爲內諸侯

食邑故此外諸侯而二十五家之里宰爲下士則侯國
之中下士亦多矣豈有無中下士與合中下士而僅得
上士之半者哉鄭氏言非命士不出會則小國之卿與
下大夫止一命耳又安有命士出會者陳氏言卿大夫
爲賓士則爲介義略可通然聘禮于歸饔氣云士介四
人皆饔大牢米百筥設飧則衆介皆少牢安見中士之
禮止得上士三分之一下士之禮止得中士三分之一
耶恐俱不可從

儀禮義疏　天子之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
士相見禮　天子之士不命卽王制中所謂秀士俊士
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凡儀禮中士言士者實指
選士造士者亦皆通謂之士凡儀禮中士言士者實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諸侯之士其贊不異則凡三等之士禮皆從同卽王國之士與夫未仕之士其禮皆從同矣

周官義疏　地官序官　有爵者自下士始故知胥師以下非官也

比長治五家卽假以下士之名胥師賈師治十二肆而仍與羣胥伍以是知古之賤末而貴農也惟不假以爵故王都而外鄉遂都家公邑凡小邑聚有列肆者守土之吏皆得辟除以治政市又所以便民而恤商也鄉大夫所賓興半農家子而未聞工商得與焉西漢之初有市籍者子孫不得推擇爲吏所以使民榮義而輕利民食之豐厚風俗之淳漓恒必由之

春秋直解　桓四年　王之下士以人書中士上士以名書大夫以字書卿以爵書獨宰以官書重宰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禮記義疏　王制　虞書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兩面千里通五服方五千里又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約五百里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里爲方五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鄭因謂唐虞時中國方五千里以合虞書夏衰四夷內侵故疆域最狹止方三千里以合王制周公斥大疆域中國地止方七千里以合周禮職方附會可謂密矣至謂殷時方千里者四十九周時方千里者四十九其地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倍於殷而又有半周初因殷之舊故公猶方百里周公增公之封五五二十五箇方百里如其說則增封一公其左右皆公侯則并其二十四國皆伯則并其四十七八國若子男附庸則所并者將百國矣不知此所并者無罪而盡滅之乎抑遞徙而遠至四裔之外舉其舊國號移而加之彼乎合攷之經禹貢於東言海岱言河濟周職方言其鎮岱山其川河濟禹貢於西言華山言涇渭周職方於河南言華山正西言涇汭渭洛禹貢於南言衡山言江漢職方同與王制東舉東海南舉衡山西舉流沙疆域略同惟周職方於北言鎮醫無閭其澤藪獫養而王制言北不盡恒山疆域稍狹然禹貢云朔南暨以聲教所至言王制皆云不盡以封建侯國言其實相方也蓋州域之分合小大無常而山川之名終古不易故虞肇十二州禹復爲九州禹貢與職方山川分屬間有小異耳烏覩周公所斥大之地五倍於殷有半者歟從古山川之奠成於禹功故周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商頌言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孟子周人亦言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言周室班爵祿而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皆方百里也王制所云悉本孟子斷爲周法無疑又唐虞與夏皆都冀商界冀豫間周都雍大抵商之疆域寬而北狹則書五服服各五百里周禮九服服各

五百里舉兩面言之耳　孟子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是地與田一也故以五百里兼山林川澤附庸百里爲可食之地則可以稱地與稱田異義則不可葉夢得曰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田則謂之田　凡言方非正方也以開方法計之有此數耳如臣瓚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則方千里也其餘侯國亦大約因山川之形勢大國方百里所謂一同也方七十里有方百里之半方五十里有方七十里之半皆舉其大畧之辭民功曰庸其治民之功因大國以達于天子或曰庸墉通附庸猶屬城項氏言

王莽封諸侯置附城蓋以城爲庸也　此申言畿外建國之數也當堯之前洪水橫流有一可居之地必有千百之人其爲之長者卽其君也禹平水土然後統爲一故禹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咸建五長外薄四海故土姓之錫於是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萬國殷初三千至周而千八百國亦日相吞併使然周初滅衞而管叔出監滅霍而霍叔出監成王四年滅奄乃以封魯六年滅唐乃以封晉故孟子言滅國者五十同姓五十之封卽其地也故有窮卑而地廣者有爵尊而地狹者有始小而後大始大而後小者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亦大概然耳朱子說甚明文帝時賈生進眾建諸侯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少其力之策博士依據孟子欲仿周初建千八百國亦識時之宜者文帝不能行而七國之變作後又摧抑過甚名爲諸侯王至不能有寸土臣一民而封建之法遂廢矣

周官義疏大司徒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氏所言周初之制也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衛晉之封見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本未嘗翦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而不甚相遠也惟宋則疆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且尹東夏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他國爲殷煩凡以稱其用耳循數推理必諸子以上始有附庸閒田至于諸男則封疆百里析之爲五十者四以田一易再易計之半爲穀土其餘皆山澤藪牧盡以畀之而封內並無附庸閒田蓋非此不足以立社稷通朝聘職貢其詳宜見于司空之篇而今不可見矣　鄭氏眾主諸侯自食租稅而言康成主天子食之而言鄭氏鍔主地之可食者言從先鄭于文義較安但諸公以下侯伯所割地域甚大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二子男所轄甚小而實封居其一爲附庸者三是不可解也鄭氏鍔解與遂大夫辨其可食者合然除山陵川澤在大

國則可耕之地半而次國則可耕者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亦不可通唯康成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于春秋傳子產所云列尊貢重合于理亦得但如其言當云其貢者半其貢者三之一四之一不當云食羣儒相承相變不外此三說故並存之　朱子引詩及春秋傳所言齊魯之封略以證封國之里數當以周官篇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蓋周官所言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見于經傳者公惟宋男惟許宿則封國甚稀其甚大甚小者少矣孟子言頒祿故止計國土周官言所食則并其山澤之毛至邦域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之在其封內者耳如今大州縣包絡山河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此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節

禮記義疏　此以祿之制于畿內者言之其視外諸侯合王制　內外爲一體　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就孟子遞減一等亦酌時宜而將以爲漢制也葉氏謂孟子舉卑以見尊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必詳言之是孟子止聞其略而漢儒反得其詳邪其誤由鄭以王制爲殷制而諸儒又以爲周制

耳至季氏視其祿非視其國之說於義未協觀篇末封方百里者九方七十里二十一未嘗不以國土言也此申言畿內建國之數合畿內畿外可建若干國耳非夏非殷亦非周也鄭以爲夏已與注書自相矛盾孔又附會爲殷湯因夏末之餘巧而彌拙矣大約畿外諸侯多因前代畿內則多本朝疏附後先之臣觀周初周召畢榮康叔毕季諸國可見也其後或建國而仍世邑或建國而不世邑或但世其邑而于其中又有任職不任職之殊要各視其功德之大小才能之優劣耳成王十年周公致政歸于豐又十一年而薨其食采于周如故也何嘗以致仕不可食三公之邑而別易一地哉又周

惟文武之子弟皆有封邑後惟宣王弟友封鄭他如王子虎列於會盟但稱王叔文公不聞以國號舉則無封邑者多矣陳氏胡氏駁鄭注甚明而陳謂致仕之田在近郊胡謂虛建此國以待胙恐亦非確論也陳氏謂分服里數以袤計封國里數以方計似已然分服以縱言開方合縱廣言今法田以長五尺爲一步二法實一也且二十五家爲里乃授民居之里民居疎密不齊安據以定遠近乎季氏說亦近之而就其所推提封田數亦不合

周官義疏都鄙記所謂內諸侯祿也與鄉遂公邑純用王朝之制出封純用侯國之制者不同故別以八則治

之　施則都鄙畿內受采法也稍與縣都之地分爲采者略如後世郡縣之法而或大或小或世或不世則采者各不同當其受之并以此則施之也又比年亦因和布而施之　都鄙有兩卿者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其設官亦與外諸侯差似也然都之大小不一則小都不必備兩卿經蓋據大都立法耳備兩卿則設五大夫以佐之如不備則大夫亦不必有五故不言傳而言設傳者設者多寡隨時之義

代耕

禮記義疏　此申前諸侯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制
王制　庶人在官者之祿有視九人至五人之差下士皆視九

人無差者優上也然自士以上至于君卿雖不言差而使知祿出耕則民力之甚艱享之之不易視此亦已可惕也

耕者之所獲節

禮記義疏　朱子謂農夫受田同此百畝而所獲之多寡
王制　視其力之勤惰庶人在官者其任有小大其才亦有優絀勤惰之不同故視祿多寡視農夫之五等以爲差其義甚明蓋所以必視農夫者祿皆出于民力上無濫與下無虛受而後激勸之道明自士以上至君卿雖不言以是爲差而差自此始出之者甚艱享之者不易祿愈隆責愈重不舉一國之民康乂之愧此君卿之祿而不

安若謂田有九等授之必視其口之多寡則自三十受田六十歸田其里居有定而生齒之增耗歲有不同一歲而三兩易不太煩擾乎且庶人在官止計其家口之多寡則卿大夫士其家口豈無多寡而以庸制祿以功奠食之法俱無自而推矣季氏謂一夫非一人百畝爲四夫所耕則必不然蓋周以百步爲畝至漢景帝時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桑弘羊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稅一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爲畝什而稅一古之百畝止當四十畝又古尺當宋鈔尺六寸四分弱則四十畝止當二十五畝六分若又四分之每人耕田六畝四分父母妻子不皆餒乎孟子言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匹夫卽一夫四人爲夫說何據乎惟其甽田之說則甚善所謂一夫百畝乃周禮所謂不易之地左傳所謂衍沃之地皆舉其最上者以定賦若今以折平定賦也

庶人不傳質

周官義疏 大宗伯 士相見禮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是庶人雖見君無摯也此庶人工商之摯大槩以其自相見者言之其以事特見士大夫若君者亦有執摯時庶人在官者初至官必執摯工如梓人士商如鄭之弦高之類皆得以禮接見于君大夫與

儀禮義疏 士相見禮 周官有大詢之禮洪範有謀及庶人之文是平民皆得見君也此等見君宜不用贄如敖氏之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若府史胥徒則大宗伯疏云新升時執鴈注家之說蓋爲庶人在官者言之也

皮冠

周官義疏 司服 皮弁韋弁禮服之冠也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於頴尾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其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如皮冠卽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胡爲怒乎以其爲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

旃

禮器圖 周禮司常孤卿建旜儀禮聘禮使者亦建旜又司常云通帛爲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則卽大赤也旂數未聞準以典命如其命數之說則王之卿六旂公之孤四旂卿三旂侯伯子男之卿則以次第殺焉其張縿之弧亦如大赤

旂

禮器圖 覲禮侯載龍旂弧韣司常交龍爲旂攷工記龍旂九旂蓋交畫升龍降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此侯所建也上公九旂侯伯則七旂子男則五旂上得兼下不得僭上也爾雅云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于縿練旂七斿以組維以縷蓋揭旂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縿屬縿爲旒旒亦曰旆縿以纁則旂緇矣左傳所謂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筏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曲禮所謂左青龍也青陽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其游之長短則諸侯齊軫天子則長如太常

周官義疏　聒氏三禮圖九旂者九龍七旂者七烏非也

輈人　惟一升一降故曰交龍若各準其旂數則太常十有二旂日月星辰可各畫十二乎趙氏溥謂龍橫畫取可升可降然注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于義爲近難以臆說破也

旌

禮器圖　周禮司常析羽爲旌又曰旂車載旌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蓋染羽以爲旌也旌注于旄而旄又注于干首故名干旌

武進劉逢祿學

弟爲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禮記義疏曲禮　尸者神象也此尸謂宗廟之尸外祀之尸可異姓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馮吾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嫌之義也大夫士尸以無爵者避君也又必擇皆無父者爲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面立皆拜妥尸遂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

霸

禮記義疏　祭義　各經不言霸惟孔孟于桓文屬謂之霸祭法言共工氏之霸亦因孔孟之說而追稱之非古誠有所謂霸也項混霸于伯致以周召二伯爲霸此與援儒入墨者等耳堯舜四岳夏殷二伯之說又直以注疏傳會語爲墨守矣尙謂學者考古不精不亦過歟

葵邱之會

春秋直解　僖九年　自再盟幽而諸侯協洽戎卻狄帖楚而列國安會首止及洮而王室寧至葵邱而霸業盛矣經於其事而以恆辭書之不震其功而律以禮以王道治之也

束牲載書

周官義疏　宗伯序官　呂刑以覆詛盟罪有苗則遂古已有其事小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理法情勢之窮有不得不要言于鬼神者世儒乃以此疑周官誤矣

又司盟　盟者載其所要之辭于策謂之載書

賓旅

周官義疏　遺人　羈旅謂載贄出疆之士及有故去國之臣之類非奉君命故不以賓客待之而下之不列于齊民謂之羈旅陳敬仲自云羈旅之臣是也如晉文公爲公子偏歷諸國孔孟周流四方皆是春秋戰國時列國尙有以待之鄭氏鍔謂卽旅師職之新甿非也

無專殺大夫

周官義疏訝士　春秋以殺大夫爲亂王法則士民之私刑皆邦國所專決也設倒行逆施以賊賢害民何以制之故設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使司政典獄者有所忌也然六服廣遠王官遙制無由得其情實故據其所上獄辭而察之其有刑罪不相附者則論之使更平反焉

過羅

周官義疏大宗伯　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飢饉更事方嶽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爲財則不惟無過羅亦並非告糴之私矣

魯方百里者五

禮記義疏明堂位　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郎周

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五猶以爲當損安有如注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說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實之謂魯全有兗州而跨徐青二州之大不止方七百里孟子儉于百里非確今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內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始尙有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鄆取郕滅項明見于經則方百里五實并小國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于周公封國故隘言之而漢志反確于孟子者耶

親迎

昏義　親迎之禮自天子下達左氏謂天子至尊不親迎先儒謂天子娶于諸侯迎后使卿往而公臨之朱子亦謂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惟鄭氏從公羊之義謂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而誰周氏諝謂三年之喪人道之終親迎人道之始故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朱子亦謂天地蓋通天子而言況天子主祭於外后主祭於內卽宗伯攝天地社稷之祭要亦後爲祭主也而可不致敬於其始乎然則親迎之禮信自天子達但天子迎之於館諸侯迎之於境大夫士庶迎之於家異耳鄭氏祥道謂天子不迎於其國則可謂不迎則不可

昏義　齊俗不親迎詩人譏之或曰荒政多昏此亦庶民之分時宜省禮非所以處士大夫也或曰庶子不親迎然父命子迎用醮不分適庶則亦得備此禮矣惟敖氏指無父者及父歿母存者蓋爲得之以命使雖稱宗兄而醮子無父不行也若然則凡大宗小宗及支庶無父皆不親迎矣此節蓋專主宗子適子立言以下文云濯溉于祭祀決之也宗子無父亦不親迎者以宗子雖尊醮命無所受均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己小功卒哭可以取妻或餘喪有不必備禮者亦得不親迎與

中天下而立

大司徒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于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黃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沖和會合乃可謂中以周髀之說推之二極之下晝夜無偏其地大寒赤道之下晝夜常均其地大暑中國當赤道北寒燠温涼四序循環無偏勝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故謂之地中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會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爲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乃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爲標識耳　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極下半歲爲晝夜赤道下一歲爲再冬夏惟地中爲四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恆雨惟地中乃風雨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景朝景夕當以鄭賈之說爲近理蓋天包地如卵裹黃地周之度與天相應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南北異緯東西異經如夏至日中此處景正時迤東則景必瞻迤西則景必早自二百以外漸差漸遠每三十度而差一時有在此處爲午而迤東爲酉迤西爲卯者今中國

經度不同之地節氣交會皆有早晚之殊此得之實測非懸揣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節

書經傳說彙纂　大禹謨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在深山中時尚如此況在廷之陳謨乎觀其一聞禹克艱之言即知廣聽納獨幽隱凡天下之要道皆出于此此即決江河莫禦之氣象也而猶不敢自居以爲帝堯能之其眞知克艱者哉

短喪

儀禮義疏　喪服　漢文遺詔史記漢書皆云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已下者謂柩已下于壙始服大紅等服則三十六日在既葬之後甚明至魏武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何代直以三十六日爲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至唐明皇肅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短喪自漢文而後代之屢變而愈短如此

請數月之喪

禮記義疏　曾子問父母之喪自天子下達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謂天子諸侯絕旁期也況於君使教子之慈母乎若庶子生母之服則有不可一例言者禮子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此母爲父厭屈無貴賤一也妾之子士以下其子爲其母如母大夫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

卒亦三年諸侯以上則父在爲其母無服父卒爲之大功此庶子異于適貴與賤異也此章本文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初不言其生母鄭以儀禮記推之疑其爲生母孔以古者字指爲異代之制然考儀禮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則此乃諸侯妾子爲國君所厭之降服非國君自爲其生母更非言天子爲其生母也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然則諸侯之妾子爲其母大功而爲後則惟服緦以此推之則庶子王亦當用緦之正服而不當以五服外君在尊厭之降服服之明矣夫親喪下達庶子之生母君在既厭於君君卒又以餘尊厭而僅爲之大功爲君之後又以喪者不祭而爲之緦所抑已多矣而謂庶子王反斬爲之練冠以居并在五服之外乎公羊傳言母以子貴以父妾而尊爲君夫人以亂嫡妾之分此禮所不與也而疏引之滋之惑矣家語作子游問曰諸侯之庶子喪慈母禮與下述公言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其文甚明今鄭乃謂庶子王爲其母練冠以居何哉若皇氏爲小君厭屈之說尤非是禮有庶子厭于父

無厭于適毋自趙岐誤注孟子而諸儒沿之卽朱子孟子集注猶未免沿誤矣

征之爲言正也

周易述義　師師貞非徒以己正也以眾正也天下有不正以眾正正之乃爲王者之師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眾正可以王矣用兵以去害猶用瞑眩之毒藥以攻疾毒之乃所以安之故民悅而從吉又何咎也兵以正舉以順動猶不免于毒天下故雜卦傳以師爲憂聖人不得已之心可以見矣

巧

周官義疏　攻工彙氏少儀工依于法游于說鄭注云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亦因此記證之蓋聲律之理制作之巧有難以筆之于書者想工師相授受必有口訣焉非得其精微者莫之能承也　必知周萬物之理而後能創伏義神農黃帝是也巧者官司之長如工垂殳斨之類能知聖人之意循而達之以究盡制作之理工則世守其成法而已

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周官義疏　地官序官王氏應電門關無兵守乃以唐宋以後之政俗議周公之典法言之不中無足怪也周官掌固司險所掌守政聯眾庶與士庶子爲一體無問國中郊野閭族州黨之民比戶而居者皆兵也國有大故鄉大夫令

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則國中四郊之守已固矣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都鄙公邑城池之固牧長與其民守之山林川澤之阻掌固司險與其屬守之無在而非兵也其平居無事門關之守不過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者故每門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待其事無所用眾也司啟閉者不過下士無所用威權也後世門關之操柄日重卒隸從衛侵削商民阻抑行旅自孟子時已患其為暴然後知周公之憂民切慮患深也

諱

禮記義疏曲禮上　聞名而心瞿者哀心感故父母之名必諱也

其餘諱皆由父母生也故曰子與父同諱母之諱不舉諸其側不諱王父母惟庶人無廟則然身事其廟而可不重其名乎故天子諸侯于始祖亦諱為吾逮事其廟則敬心生也

又檀弓下　鄭據緯謂至六世則孫可與祖同名故不必諱不知湯名履祖乙名滕小乙名欽武乙名瞿紂父帝乙名羨其甲乙皆以生日為字非名也

姓

禮記義疏曲禮上　古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于天子而氏不必皆命于諸侯如魯孔氏以祖孔父字為氏而姓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字為氏而姓姬衛之孔圉則孔氏

而姑姓陳之孔竺則孔氏而嫣姓氏同而姓異彰彰也其餘或以官爲氏如司馬牛然其兄魋或稱向魋或稱桓魋則又以其祖爲氏一家而三氏矣蓋氏或其人自繫之或他人舉以目之不必皆命于諸侯也故惟門祚最顯者則姓與氏並著其側陋之家有本無而或以其祖之字或以其祖之官或即所居之地以爲氏者或本有姓而式微轉徙忘其姓但記其氏者古人最重婚姻娶妻必世家大族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不知其姓者有之故卜之如有嫣之後將育于姜則亦可因卜而決其與我同姓否也自熊氏但卜其凶吉之說而此義晦矣喪服小記書銘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姓則書氏則此時不知其姓必多故爲之權禮如此

葢自漢有虎觀之議唐建石幢之經自茲以還代
有講說皆推本皇言用闡聖奧而閱道非易缺遺
猥多欽惟我
朝須立學官
御纂
欽定諸經皆上稟
睿謨旁祛厄說乾規坤矩玉振金聲紹三五以傳心鎔百
家而就範志於古者生斯世也何其幸哉顧承學
之士或競出新意破碎舊文或獵取往章私爲己
得螢爝不息坳垤自多揆其所以厥有二焉一者
淺才墨守泛覽爲難節解支分雜綜鮮貫一者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部長編購置非易聞名耳食畏阻不前吾師大學
士劉文定公孫拔貢生逢祿以文獻舊傳服習
舜訓以爲四子之書靡不該備七經之理皆入寰內研尋
七經或才力之未勝問以四書則童蒙而成誦謹
用繕錄七經中
睿斷之文裁正四子書典故之說依乎章次綜以義類上
發孔孟之蘊下補程朱之遺中彌馬鄭何趙之闕
使彼巖處咸覲
天章庶幾
皇途不惑蹊衛書成見示善其究心經術闡揚
聖訓遂付剞劂書曰是舜是訓于帝其訓謹取經語用

識

綸言发題曰四書是訓并綴言簡末以著對揚之忱
嘉慶八年七月戶部左侍郎江蘇提督學政平恕
謹記

CL.
NO. 3476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